

實用歷史

160

老子

陳文德◎著

莊子孫子





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

實用歷史叢書

遠流出版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老子・莊子・孫子 / 陳文德著.--初版.--台北市：遠流，2001〔民90〕
面； 公分.--（實用歷史叢書；160）

ISBN 957-32-4469-1（平裝）

1.道德經 - 研究與考訂 2.莊子 - 研究與考訂 3.孫子兵法 - 研究與考訂

121.317

90015875

160

老子・莊子・孫子

陳文德／著

出版緣起

王榮文

· 歷史就是大個案

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基本概念，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（或無數個）大個案來看待。

本來，「個案研究方法」的精神，正是因為相信「智慧不可歸納條陳」，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，自行尋找「經驗的教訓」。

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？歷史究竟是啓蒙還是成見？——或者說，歷史經驗有什麼用？不可用？——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，但在我們的「個案」概念下，叢書名稱中的「歷史」，與蘭克（Ranke）名言「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『一如其發生之情況』外，再無其他目標」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，大抵是不相涉的。在這裡，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，或者說，我們把歷史（或某一組歷史陳述）當做「媒介」。

• 從過去了解現在

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（milieu）感到好奇，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，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。

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，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，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：「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，他會怎麼做？」或「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，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？」

從過去了解現在，我們並不真正尋找「重複的歷史」，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。「歷史個案」的概念，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，因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這多的「經驗」裡，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，因而就有了「教育」的功能。

• 從現在了解過去

就像費夫爾（J. Fervre）說的，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，在歷史理解中，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。

在這一個圍城之日，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，取一巾箱坊本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抱

持誦讀，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，淪城之日，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；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，不覺汗流浹背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。

觀察並分析我們「現在的景觀」，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。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，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。

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，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，像一位作家寫《商用廿五史》，用企業組織的經驗，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「經營組織」（即朝廷）的任務、使命、環境與對策，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，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。

我們刻意選擇了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路，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。我們知道，標新並不見得有力量，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；刻意塑造一個「求異」之路，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，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，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「新歷史之旅」。

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？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？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？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。

在困頓中學習過秒關

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」。二〇〇一年的七月底，一個被取名叫做「桃芝」的颱風，不但沒有逃之夭夭，反而直衝台灣而來，為台灣帶來龐大的雨量，光是中南部山區就降下了將近五百公釐的驚人雨量，結果原本枯竭的溪水，忽然暴漲如千軍萬馬般的奔馳，鬆軟的土石被巨大洪流席捲衝下成為土石流，展現毀滅性的力量，救援行動如牛步，人命如螻蟻，當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？

台灣地區向來就多風災與地震，如何學習與天災共處，順應自然，這才是應該要省視的重點，天災其實多半伴隨的是人禍，如果山坡地不被濫墾，如果森林不被濫伐，如果橋樑道路工程不偷工減料，如果行水區裏沒有建築物，如果民眾不大肆種植抓土性不強的茶樹、檳榔樹，讓山林

像山林的樣子，即使有天災，也能將損失降到最低吧。颱風損失慘重，怪氣象局預報不準，這不就像是一個中箭受傷的人，只怪箭卻不怪射箭的人一樣，充滿著阿Q的心態。這就是為何古人要說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」的道理了。桃芝颱風如果有對台灣發出什麼樣的警語，那就是藉大地反撲的力量，告誡台灣民眾，要尊重自然，在大地面前低頭而且感謝。

其實早在幾千年前，道家思想的主要人物老子、莊子，甚至是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孫子，就已經在告訴我們適應並應用環境的道理，這道理的第一條鐵律就是：不要把自己的位子看的太高，在自然面前要謙卑，因為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算來，人在自然這個大系統之下，還是最渺小的。但渺小的人卻可以因與萬物齊一而變得偉大。這個「偉大的人」不一定是高高在上的廟堂大官，即使是販夫走卒，也可以和自然渾成一體。幾千年前的古老中國，大地儼然變成了戰場，不管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，國家的興與亡，到頭來受苦的還是百姓。我們常說「年關難過」，如果一年才過一關，其實也還算好過，但幾千年前的民眾，飽受戰火摧殘蹂躪，卻不只是年關難過而已，他們在困頓的日子裏要學習過秒關，因為這一秒過了，不知道下一秒的變化，在以無常為常的苦境中，要「度秒關」。九二一大地震的災民，桃芝颱風的不幸罹難者，這一秒還在安穩沉睡，下一秒卻在驚恐戰慄中搏鬥。所以佛家捻出一個重要的生命觀點「活在當下」，這個觀點與老莊思想自然不謀而合。

宋朝大文豪蘇東坡曾在《前赤壁賦》中闡釋生命的觀點時表示：「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，自其不變者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」天地萬物分分秒秒都在變化，在無常的世界裡，所謂的「天長地久」與「一瞬」，其實也沒什麼差別，但如以恆常的形而上觀點看待生命，卻是生生不息，如莊子所說的「薪盡火傳」。人雖有窮盡，但精神力與生命力卻是無窮無盡。如果在困頓的時刻能夠體悟過秒關，活在當下，把每一天當一輩子來活，就可以活著積極，活著有色彩，有其生命力。而這個重大的前提就是要「認真的活」，活著才能產生動能，才能創造可能。幾千年前，老子與莊子就諄諄教誨世人，不必憂慮死亡的威脅，認真的活在當下，積極與天地萬物共處，自然就能創造無限的生機。

二十一世紀伊始，台灣民眾正面臨著經濟泡沫化帶來的種種信心危機，再加上颱風地震等天災與因天災帶來的人禍等種種複雜的因素，心靈極度空虛疲乏，社會氣氛出現冷漠的現象，而陳文德先生所寫的《老子·莊子·孫子》，則有助於現代人透過老莊與孫子的順應與適應自然的法則，從中理出一條寬心之路。「老子」與「孫子」是當時社會中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傳奇人物，甚至有人質疑根本就無此號人物存在，但「老子」的處世人生哲理與「孫子兵法」的用謀略知進退善用地利天時的積極進取，對後世的影響甚鉅，而其對道的順應與闡視，對現代人來說，是一劑清心的良藥，安撫現代人不安的脆弱的人心。畢竟老子、莊子、孫子所見證的時代，其困頓之處

，比起現代更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在困頓之處要學會過秒關，活在當下，爲生生不息的精神力與生命力，留下薪盡火傳的種子。

（余遠炫執筆）

〈序言〉

神龍見首不見尾

中國遠古的歷史中，傳說有兩位超級大智慧人物，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，司馬遷在編著《史記》時，也無法找到有關他們更多的資料，只各自紀錄下一段小故事。但他們卻也各自留下一部震古鑠今的偉大著作，古今中外億萬人讀過這兩部作品，對作者卻了解得少之又少。

這兩個人，一位是老子，以《道德經》一書成為東方哲學的代表；一位是孫武，以《孫子兵法》一書成為世所公認最偉大的經典戰爭論。

一個以陰柔處世為精神，一個討論競爭力的精髓，看似相反，其實他們都是以宇宙物理的數理邏輯作為立論的根本，甚至他們的出身背景也有很多相似之處。

自隱無名——老子

《史記·老子、韓非列傳第三》記載：「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……老子脩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」

既然以「自隱無名」為人生目標，姓名的正確與否並不重要，《史記》中的資料或許只是民間傳說，老子是否真的叫李耳或李聃，眾說紛紜，猜測不已。有人認為老子長壽，耳朵特別長，故以「耳」稱之；至於聃，漢代的大儒學家鄭玄便主張，古代以長壽者稱「聃」。可見「耳」或「聃」，也不見得真的是老子的「名」和「字」。

對老子這種主張「名可名非常名」的人，名字一點也不重要，因為耳朵長，叫他李耳，或因為年紀大，叫他老聃，似乎都可以。連是不是姓李，其實也不重要，老子自己都不在乎，想認識老子的人，對這件事的真偽對錯，似乎也不用太在意。甚至有人認為根本沒有老子這個人，但只要《道德經》這本書真實存在，其中的道理真有價值，誰寫的重要嗎？

《史記》中比較確定的，老子似乎是楚國人。

楚國原本不屬中原文化，與周王朝可真是名副其實的「兩國論」，隔著黃河南北對峙。不過，楚國可是大得很，中原諸侯全加起來的版圖，不過與它不相上下。特別是春秋晚期，楚國更併

吞了中原南區不少的小國。

《史記》上記載：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。又是苦，又是厲，其中必有玄機。

《地理志》記載：苦縣屬於陳國。陳國是界於楚國和中原邊界的小國，位於中原的東南方，蔡國的正上方，大約是現在河南省和江蘇省的交界。河南地區水患嚴重，特別是黃河下游地區，是否因此有「苦」「厲」之稱？加上春秋晚年，楚國爭霸中原，陳、蔡都是必經之地，更使這個地方兵禍連連。總之，老子是生長在一個天時地利人和都非常不佳的地方。

孔子曾在陳國絕糧，可見在老子的時代，陳國仍然是存在的。所以，老子後來雖被歸為楚國人，其實他的人生哲理並不能算是楚文明。

陳國是舜的嫡傳後代的封地，雖說舜曾娶帝堯之女，但依當時已是父權社會判斷，陳國應和虞舜相同，屬於鳥圖騰部族的後代。日後，黃老學說也在齊國落地生根，相信與鳥圖騰族的血統文明有關。

鳥圖騰族文明發展最早，加上一向以商業為主流文明，見識廣博而開放，又承襲商王朝為共主三百多年的威勢，教育文化程度也較高，很多思想家都發源於這個部族，包括孔子、孟子、莊子和孫子。老子一定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教育，否則不會有資格出任周王室圖書館的管理員。

老子的學說主張返璞歸真，有人認為他是反知識的，其實他反對的是人類思考的知識，他直

接洞識宇宙的物理動能，人是宇宙的一部分，人事的真理絕不離宇宙物理法則，《道德經》的〈上篇〉是以宇宙物理來觀察人事互動原理，〈下篇〉則以地球的物理學來說明人事互動的現象，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嚴謹的宇宙物理學家。

知識是人類的思考，人類的思考常背離物理真相，所以老子主張不要有知識，無大腦的思考，反而會更接近真理，這和佛陀的法言是相當雷同的。

其實鳥圖騰族的文明，大多接近宇宙自然的徹底洞識，齊國便是兵法的發源地，從早年的司馬法、姜太公兵法、孫武、孫臏，甚至戰國流行的鬼谷子兵法也發源於齊地。特別是《孫子兵法》更徹底講究物理的力學，「廟算多者勝」「治眾如治寡，分數是也」「全軍爲上，破軍次之」，即使最高目標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「古之善戰者無智名，無勇功」，也在摒除人類思考，以達成自然力量的原理。

兵法是方法論，老子則是本質論。兵法最後仍訴諸競爭，要勝過對方，老子雖主張以柔弱勝剛強，但他講的是能量的互動而已，基本上生命並無輸贏，甚至無所謂的積極和消極，接受並警覺洞識自然的力量，便是真正的無爲。

《史記》採取當時的傳說，老子活到一百六十餘歲或二百歲，司馬遷稱讚他善於「脩道而養壽」也。這種說法雖不可信，但以較明確的資料考證，老子的確是個人瑞，至少有九十歲，說他

活到一百多歲，也是可能的。

留字五千言，澤被三千年

老子《道德經》據傳寫在他出關的前夕，那時候，他已經非常、非常的老了，但頭腦和思路仍然是十分清晰。

老子的確是一位偉大的超級智者。

在《史記》中，老子唯一留下的具體談話，是接受孔子訪問，並和他對談的那一段。接下來，便是他見周王室日衰，乃辭職離去，在出周王朝直轄區的邊界關口時，關令尹喜強留之，並表示：「子將隱矣，強爲我著書！」於是，老子著書《道德經》上下篇共五千餘言後離去，不知其所終。

孔子問禮於老子，到底是什麼時候，眾說紛紜，但以古書記載的資料來看，應發生在孔子仕魯期間，這時候孔子已經是名聞天下的學者政治家了！

《史記·老子列傳》記載：「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」《孔子世家》則記載：「魯南宮敬叔與孔子同適周，蓋見老子云。」

《莊子·天運篇》：「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，乃南之沛，見老聃。」「孔子見老聃歸

，三日不談。」《莊子·天道篇》：「孔子西藏書於周室。子路謀曰：『由（子路名）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。』」

《禮記·曾子問篇》：「孔子曰：『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，及塋，日有食之。』老聃曰：『丘，止柩就道右，止哭以聽變。』」（以前我曾經協助老聃處理鄉里中的喪事，正好在下棺埋葬時，發生日蝕，老聃告訴我：「孔丘啊！我們將棺木暫時放在路旁，大家也先停止哭泣，注意看這個天象的變化啊！」）

從這些記載中，我們大致可確定，孔子的確見過老子，介紹人可能是孔門大弟子子路（仲由），這對孔子和孔子子弟都是件大事，孔子的確也深受老子言談的影響，還將他的心得告訴自己的接班人曾子。這兩個大人物的會面，也使中華南北文化迸出火花。

有關孔子見老子的情形，從〈孔子世家〉和〈老子列傳〉中加以整理，大致情形如下：

自從三十歲自創私塾，有教無類的孔子一直拒絕出任官職，一直到魯定公九年，才被聘為中都宰（首都市長），一年後由中都宰為司空（法務部長），由司空為大司寇（司法院長）。

孔子時年五十，莊子記載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，應該是可靠的。老子比孔子至少多出二十餘歲；換句話說，老子此時垂垂老矣了。

孔子這時候已名滿天下，不但在魯國出任大官，各國諸侯君王也不時邀請他前往講學拜訪，